

如何认识德勒兹的“生成—动物”问题^{*}

——从德里达的质疑说起

邵 蓓^{**}

摘要 “生成—动物”是德勒兹创造的重要概念之一，同时它也是一个颇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概念。德里达曾质疑德勒兹的“生成—动物”总是有关“人之生成—动物的问题”，因而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但是，德里达在质问德勒兹的时候，忽视了德勒兹的“生成—动物”问题产生于反精神分析这一具体背景，同时他也没有真正理解“生成—动物”概念所具有的多重内涵。从纯粹哲学维度来看，“生成—动物”意味着不同物种的相互生成，意味着异质连接；从政治实践维度来看，“生成—动物”是人向动物、强势向弱势的政治解域运动，是弱势民族的逃逸与抵抗。

关键词 德勒兹 生成 生成—动物

Abstract “Becoming-animal” is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created by Gilles Deleuze. It is also a concept bearing much complexity and multiplicity. Derrida once criticized this concept for being “always only about man” and therefore anthropocentric. However, Derrida didn’t notice the peculiar background for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ncept, which was for the aim of anti-psychoanalysis. Nor did Derrida real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becoming-anim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becoming-animal” implies

^{*}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化诗学视阈下的21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研究”（16JJD750010）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 邵蓓，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mutual becoming between different species , which also means a heterogeneous conn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becoming-animal” is a political movemen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moving from man to animal , from majority to minority , which is a means of flight and resistance used by the minoritarians.

Key Words Deleuze Becoming Becoming-animal

2002 年 1 月 30 日, 德里达在加州大学的研讨讲座中, 特别谈到德勒兹的“生成动物”问题。该讲座后来收录于《动物与主权》(*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一书中, 成为该书的第五章^①。在这次讲座中, 德里达注意到德勒兹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 千高原》(以下简称为《千高原》)第十章“1730 年: 生成—强度, 生成—动物, 生成—难以感知”中的一句话: “关于精神分析, 我们想指出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 它经常遇到——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人之生成—动物的问题。”^②

针对德勒兹的这句话, 德里达提出质疑: “虽然德勒兹在这个问题上与精神分析的观点颇有分歧,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对于精神分析, 还有对于德勒兹来说, 这个问题总是而且仅仅是人的问题, 也即人之生成—动物的问题, 人之生成—动物过程中的历史与叙述问题, 或者说, 是关乎人之生成—人形—动物的问题, 而不是关于动物与野兽如其所是之本身。”^③在德里达看来, 德勒兹虽然突破精神分析的家庭关系模式, 提出了“生成动物”的问题, 但还是未能彻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那么, 德勒兹的“生成—动物”概念是否的确如德里达所说, 依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依然接续着人与动物区分的二元模式? 可是, 德勒兹分明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在他的临终之作《内在性: 一种生命》——这也是他毕生哲学思想的凝缩——之中, 他提出一种“纯粹的非—主体意识流动”(pure a-subjectiv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一种“非人格意识”(impersonal consciousness), ^④ 明确要求我们去除人的主体意识。

① Jacques Derrida,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trans. by Geoffrey Benningt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190–223.

②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 千高原》, 姜宇辉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第 365 页。

③ Jacques Derrida,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trans. by Geoffrey Bennington, p. 196.

④ Gilles Deleuze,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by 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Semiotext (e), 2007, p. 388.

不仅如此，关于“生成—动物”的问题还有一个困惑，即生成的方向性。在《千高原》中，德勒兹用兰花与黄蜂的互为仿图（calque）的例子，解释“生成—动物”是一种任意的异质连接，是“不同的线之间的横向互通”^①，是一种相互生成。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德勒兹在继“生成—动物”之后，又提出相关的“生成—女人”“生成—弱势”等概念，并且说“所有的生成都是弱势性的”，也即只有人向动物、男人向女人、强势向弱势的生成。德勒兹在这里又否定了之前提出的相互生成。同时，人与动物、男人与女人、强势与弱势这样的二元划分，是否再次验证德里达对他的质疑？

以上种种疑问，使得有关“生成—动物”的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生成动物”概念本身及其产生和发展的思想背景做出清晰的梳理，并准确解读它们背后所蕴含的复杂而深邃的德勒兹思想。

一 从“生成”到“生成—动物”

1969年，德勒兹和加塔利相识，这对二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德勒兹和加塔利开始合作，期间二人的重要成果有《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1）：反俄狄浦斯》（1972，以下简称为《反俄狄浦斯》）、《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1975）、《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1980）。“生成—动物”是二人合作后共同创造的重要概念之一。这个概念最先出现在1975年的《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一书中，后来在《千高原》中又再一次得到详细阐述，并衍生出“生成—女人”“生成—弱势”“生成—难以感知”等相关概念。

在“生成动物”概念出现之前，德勒兹实际上更多地在纯粹哲学领域关注“生成”问题。从“生成”到“生成—动物”，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思想的延续、突破和创造。德勒兹最初的研究集中于哲学史领域。在访谈中，德勒兹本人也认可他的哲学研究是从哲学史开始的。^②我们可以大致将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看作德勒兹早期的哲学史研究时期。在这个时期，德勒兹不满正统哲学对人的压制，试图找寻出他所认可的正统哲学

①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12页。

② 参见德勒兹与雷蒙·贝鲁尔和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关于哲学的谈话。收录于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54页。

之外的秘密“反系”，由此，他对柏格森、尼采、斯宾诺莎等人相继做了精彩解读。西方传统哲学以“存在”论为基础，构筑出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并以此为中心和起源，划分出等级的二元世界。德勒兹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对柏格森、尼采、斯宾诺莎等的研究中，德勒兹逐渐构建出不同于传统“存在”论的“生成”论：“生成”意味着以流动的绵延对抗静止的时间和空间，意味着以不断变化的质的瞬间对抗没有差异的永恒，意味着不断打破自身的同一，不断生成—他者的动态过程。这样的“生成”论是德勒兹以后提出“生成—动物”说的思想基础。“生成—动物”也是不断跨越自身界限、不断与异质发生连接的动态生成过程。当然，德勒兹早期的“生成”理论建构还是主要集中在本体论的维度，同时也过于局囿在纯粹的哲学研究本身当中。德勒兹本人认为他那时的研究“充满了呆板而笨重的学院式的研究手段”^①，“而且还是缩手缩脚的”^②。60年代末，德勒兹和加塔利相遇并合作。与加塔利的思想碰撞使得德勒兹走出纯粹学院哲学研究的狭隘路径，从此开始了大胆而瑰丽的思想实验。“生成—动物”就是他和加塔利合作后创造的重要概念之一。

“生成—动物”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德勒兹早期哲学史反叛（反柏拉图、反康德、反黑格尔）的接续，而且还是对法国知识分子1968年“五月风暴”精神的继承，旨在挑战和颠覆当时盛行的学术权威和僵化的社会体制。因此，“生成—动物”学说不仅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还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20世纪50年代，受索绪尔语言学影响而发展的结构主义在法国成为新的潮流，60年代这股浪潮达至顶峰。当时的法国学术圈有一批结构主义大师，结构主义也迅速从最初的语言学领域扩张到其他领域，如罗兰·巴特对文学及大众文化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对人类学的研究、雅克·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等。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深层结构的序列是静止、稳固而封闭的，它预先决定着其内部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的关联及意义：在索绪尔那里，言语要遵从语言结构；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人类生活之中隐含着二元的文化结构；在拉康那里，个体无意识投射的是社会法则。60年代鼎盛一时的结构像牢笼一样坚固，同时又令人感到窒息。这样牢笼般的结构又在某种程度上与僵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不谋而合，成为体制

① [法] 吉尔·德勒兹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第8页。

② [法] 吉尔·德勒兹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第15页。

的护卫与帮凶。对于德勒兹来说，生命不应该受到结构的钳制，个体也不应该被社会制度所压制，相反，它们都应该挣脱固化的结构和体制，应该在不断的偶遇、组合、生成、变化之中呈现生命自身的独特性、可能性、差异性和多样性。1968年“五月风暴”后，德勒兹和加塔利相识。虽然，现实中的革命受挫消退，但是，在思想领域，支持革命的他们还在寻找新的概念和新的话语。相识给了他们最好的契机。加塔利当时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受过拉康的培训。在德勒兹看来，他虽然有不同于拉康的新概念，但还是沿用着结构、能指、男性生殖器之类的陈旧术语。通过共同研究，二人都看到精神分析学的荒谬，看到弗洛伊德和拉康试图用家庭和社会法则对欲望进行固化和压制，以及这种压制与资本主义僵化体制之间的同谋关系。1972年二人合作的《反俄狄浦斯》就是一部革命性的檄文，矛头直指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制度。在该书中，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欲望机器”和“精神分裂分析”，倡导自由流动的欲望和解放的机器身体，反抗资本主义理性主体和结构化的体制。

当然，《反俄狄浦斯》围绕着“无意识”“欲望”等概念建立的反叛话语还是带有精神分析学的某种痕迹。1975年的《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一方面继续了《反俄狄浦斯》的批判精神，一方面又跳出《反俄狄浦斯》的框架，寻找新的概念与出口。《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这样一部看似文学批评的著作，实际上是德勒兹哲学的一个出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思想块茎式的蔓延。以往的批评者多从异化、焦虑、压抑等角度解读卡夫卡及其作品，德勒兹和加塔利却解读出一个全新的卡夫卡。在他们的阐释中，卡夫卡的文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而成为拥有“多个入口”的根茎。我们从中看到弱势文学的语言，看到卡夫卡小说中的生成动物，看到内容与表达构成的关联性配置。这里，“生成—动物”与弱势文学的解域运动、“生成—动物”与人—动物之间的配置等发生关联，也彼此共振，形成一套全新的德勒兹式的话语和概念。而这些概念在1980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重要巨著《千高原》中继续得到详尽阐述，并生发为“生成—女人”“生成—弱势”“生成—不可感知”等。甚至在德勒兹晚年有关哲学的总结性著作《什么是哲学》与《内在性：一种生命》中，“生成—动物”与“生成—难以感知”依然是他思考的重要问题：通过向动物生成、向非人生成，或者毋宁说向物生成、向世界生成，人类方感知不可感知，人类生命方有通达生命本身之可能性。

二 动物与人：德勒兹与弗洛伊德

有关动物与人的关系，德勒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截然不同。可以说，正是因为要纠正精神分析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误读，德勒兹才特别指出，对于精神分析而言，人之生成—动物尤为重要。我们可以从一则著名的精神分析的案例开始。

这是弗洛伊德一则著名的五岁男童恐惧症的分析案例，案例中的主人公叫汉斯。^① 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男童汉斯的父亲对儿子的案例做了详细记录。在这篇带有精神分析倾向的记录中，我们看到小汉斯很早就对马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兴趣，并随后对马产生了恐惧症，认为马会咬人。之后，小汉斯对马的恐惧又逐渐转变为对它们强迫性的注视欲。他的家门临街，他常会看到各种马车。每当马车经过的时候，他都焦虑恐惧。在父亲的记录中，小汉斯害怕马嘴边那些黑色的东西（运货马车的口罩上的宽皮带），害怕满是装饰的篷车，害怕马蹄子发出的声音。同时他还觉得马在拉公共马车的时候会摔倒，而马摔倒对小汉斯来说就意味着马死去。

在这个案例中，人与动物紧密地发生了关联，可是弗洛伊德是以何种方式来建立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呢？弗洛伊德将小汉斯有关马的各种联想和情绪都解释为人无意识中隐秘欲望的转换。这种欲望表现为本能的性欲冲动。虽然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中的本能力量，但是他又对这股巨大的原初力量进行压制和围剿。最终，他为这种力量设定了固定的对象（投向父亲或母亲的性冲动），把它框限在家庭的三角关系之中（父亲—母亲—我），并将之简化为阉割焦虑和俄狄浦斯情结（杀父娶母）。因此我们看到，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小汉斯对马的特殊兴趣是源自他对马的巨大阴茎的关注。正是这个大型动物刺激了他对自身阴茎大小的不满，从而引起他的痛苦和焦虑。弗洛伊德认为小汉斯对马的恐惧背后，隐含着 he 害怕母亲因为他的阴茎尺寸不如父亲而不喜欢他。加上有一次他的母亲制止了他的手淫行为，并威吓要割掉他的小鸡鸡，这在弗洛伊德看来都在小汉斯的无意识中带来了阉割焦虑。小汉斯提到的马嘴边黑色的皮带，也被解读为是父

^① 此则案例叫《对一名五岁男童的恐惧症的分析报告》，收录于（奥）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1~134页。

亲的小胡子，因此，他对马的恐惧，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对父亲的恐惧。这种恐惧经过压抑，转移到马的身上，导致恐惧症的发生。小汉斯觉得马会摔倒的担忧，被解释为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写照——他希望他的父亲也像马一样摔倒在地，然后死去。

显然，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小汉斯眼中的马不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动物。马在这里成为人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成为“父亲”或“母亲”的替代，成为人的欲望转化符号。通过这则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弗洛伊德正是从人类中心视角出发，建立起人与动物之间的固定关系，力图将动物从属于某个主体，从属于家庭。这个立场正是德勒兹要坚决批判和摈弃的。德勒兹所倡之“生成—动物”就是要反抗精神分析中僵化的家庭三角结构，反对从人的中心视角将动物进行任何形式的主体化。在德勒兹看来，小汉斯的马不是俄狄浦斯的动物，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不构成人的欲望的任何隐喻。马来自人的外部世界，马有自身的运动状态。小汉斯在与马的遭遇（encounter）中，受到马的力量和速度的影响，自身发生改变。在嘈杂而喧闹的街道上，在一辆辆马车经过家门之时，小汉斯和马进入共享的环境当中。这时，马的嘶叫聚集成强度，带动小汉斯进入一个新的平面。在新的共享平面上，小汉斯和马达到强度和情感的复合。这就是小汉斯的“生成—马”。“马（比如说）露出了它的牙齿，而汉斯则展露出其他东西——他的脚，他的腿，他的小鸡鸡，或随便什么？”^① 这里，小汉斯和马相遇后形成的是不同物种的异质连接关系，它们构成的是新的人—马配置。

通过小汉斯与马的案例，我们可以明白德勒兹为什么在《千高原》第十章中说：“关于精神分析，我们想指出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它经常遇到——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人之生成—动物的问题。”^② 在小汉斯的眼中、脑海中不断出现的马，被精神分析误读为小汉斯自身欲望的体现，误读为是父亲的替代。精神分析强行将人与动物的关系还原统一为“我”与“父亲/母亲”的关系模式，无视动物作为独立于人的外部存在，无视人与动物遭遇后的异质连接关系。正是基于此，德勒兹才特别提出人之生成—动物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清醒地看到精神分析的错误所在，

① （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63页。

② （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65页。

我们才能理解人和动物之间丰富和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也是生命之间相互遭遇后的真正关系。德里达在抱怨德勒兹为何要说“人之生成一动物”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德勒兹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将之抽空为没有任何问题背景的抽象命题。其实，德勒兹已经说得很明白，他特别提出人之生成一动物问题是针对精神分析。正是由于精神分析总是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无视分析对象的生成动物，所以他指出精神分析要注意到人的生成一动物问题。

德里达在质问德勒兹为何只提人之生成一动物问题，一切都是关乎人，而不是动物的时候，他除了忽视德勒兹提出这个问题的反精神分析背景之外，还没有仔细理解德勒兹提出的“生成一动物”概念。“生成一动物”当然不仅仅是关乎人。实际上德里达在解构所谓的德勒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用的却依然是二元划分的陈旧套路。德里达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人与动物的区分再次映入读者眼中。为什么是人，而不是动物。德勒兹是不会将问题划分为是“人”还是“动物”的。如果如德里达所愿，将“生成一动物”作为一个普遍抽象的哲学问题来讨论，德勒兹所要做的就是真正告别人类中心主义，告别人与动物之间的二元划分。“生成一动物”要进入的是一个新的不再有区分的模糊地带，一个居间地带。这就需要我们来接下来认真看看何为德勒兹所言之“生成一动物”。

三 何为“生成一动物”

德勒兹的“生成”与“动物”发生连接，展现了其“生成”思想的新的维度。生成动物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看待人与动物。这种视角不仅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和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是用“生成”的理念打破一切区分，跨越一切域界，创造一切可能。当然，这个概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相当陌生，单就其字面意思也容易引起某些不必要的误解，比如，误以为生成一动物就是要成为某种动物，或者模仿动物。无论是秉承人类中心，抑或相反，推崇动物至上，都还是在人和动物之间做了区分，都违背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初衷。所以，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德勒兹的“生成一动物”概念本身做出解释。

首先，生成一动物不是进化成动物或退化成动物。无论是进化还是退化，都寻求生物学上的亲族或血缘关系，或者构想出物种之间的某种相似

系列或结构关系的对应性。这些血缘关系以及相似系列构成某种同一性，预设了生成的方向和路线。但是，生成并不沿着某个系列发生进化或退化。生成必将穿越那些预设为固定的项，朝向任何可能。生成并不表现为系列的连续性，相反，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成断块。生成断块，打破同一性，才真正意味着生成的延续。因此，德勒兹认为生成—动物应该是异质共生 (symbiose) 或者异质联盟 (alliance)。不同序列、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存在物皆可发生联盟。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成动物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人类生成动物，而应为不同物种之间的联盟——人与动物，不同的动物之间、动物与植物等等。比如，兰花（植物）与黄蜂（动物）的相互生成。兰花绽放的姿态形成黄蜂的仿图，但是兰花并未“进化”成黄蜂。同样，黄蜂变成兰花的繁殖器官，但是黄蜂也未“退化”为兰花。兰花之生成黄蜂和黄蜂之生成兰花都属于异质的联盟。与此同时，在兰花和黄蜂之间也形成断块，这使得二者不会产生任何血缘上的后裔。在生成与进化的问题上，德勒兹还注意到新进化论的某些观点：即进化不是从低到高进行的，也不是遗传性的，而是传染性的。比如，某种病毒与某种物质的生殖细胞结合，然后再携带着第一个物质的基因，进入到另一个不同物种的细胞中。此种进化发生在异质者之间，通过横向传播或传染的方式得以继续，德勒兹称之为“缠卷” (involution)。“缠卷”体现出一种创造性，因而也是生成。

其次，生成—动物不是模仿动物，也不是成为那个动物。德勒兹一直强调生成的差异性、异质性，但是模仿或试图成为某个动物只能是相似和同一的重复，无法成为一种创造。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生成白鲸，但没有模仿白鲸；电影《威拉德》^① 的主人公生成老鼠，但并未变成老鼠。德勒兹所言之“生成—动物”并不是要真实地去变成动物。事实上，作为人而言，也不会“真实地”变成动物，那么，既不去模仿动物，也不会“真实地”变成动物，这是不是说“生成—动物”只能是虚构的或者幻想的？当然不是。相反，生成—动物是真实的。生成—动物的真实性不在人们所模仿的动物身上，而在于“生成”本身，在于人与动物遭遇之后，那些骤然攫住我们、令我们受其影响并发生改变的情状之中。比如生成—

① 电影《威拉德》(Willard) 由丹尼尔·曼 (Daniel Mann) 执导，于1972年上映。德勒兹在讨论生成动物的时候，特别提到这部电影，详见〔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28页。

狼,不是去模仿狼,而是进入与狼的遭遇组合,从狼身上获得某种要素,从而形成新的聚合体,释放出成为狼的粒子。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点。德勒兹认为斯宾诺莎将个体看作是无限微小元素组成的多元体,从而打破了从类别、形式、功能的角度来界定个体的方式。作为无限性存在的个体多元体没有数量,没有形式或形状,它们只能按照某种关系(比如动与静、快与慢)界定。通过运动(个体元素必然运动或静止),元素根据快慢进入不同组合之中,形成不同配置。如果将生成一动物仅仅看作是人对动物的模仿,那么这还是在人与动物之间做出了明晰的个体区分。模仿的人与动物只有外在的相似性,而彼此却保持为独立的个体,未能相互发生影响,形成组合。生成一动物则让身体的某些元素与另一个身体的元素在运动中发生组合,形成配置,在配置中双方发生改变。亚马逊女战士生成一马不是模仿马,也非成为马,但又是真实的“生成一马”,因为在战斗中,她们获得马的力量和速度,形成了人一马的配置,从而生成一马。

最后,生成一动物没有终项,始终处于居间(in-between)。生成一动物是真实的,但是人不会真实地成为某个动物,这说明人的生成一动物不会到达生成的终点。虽然德勒兹中后期走出了哲学史的研究,与加塔利二人共同致力于哲学概念的实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概念中看到 he 早期研究的深刻印记。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尼采的“超人”来理解“生成一动物”的这一特点。尼采认为超人是人对自我的不断克服,这种克服不可能有终结状态。如此,超人不可能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超人”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行动,是不断克服人的自我主体,向“他者”生成。同样,生成一动物也始终是动词,是正在发生,并在动态的过程之中。生成“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既没有起源、也没有目的”^①。生成没有终项,如果非要有,那么终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存在,即“终项只有在介入于另一种生成之中时才能存在”^②。从这点来看,动物之变不是生成的终项,而是中项,之后,动物还要生成他者。最终,生成将无始无终,永远在生成。德勒兹在分析

①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416页。

②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35页。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时就指出动物之变可能面临的危险：无路可逃。格雷戈尔的生成甲虫已经是一种逃逸，但是最终格雷戈尔未能成功出逃。格雷戈尔的生成动物封闭于甲虫之变，终结于甲虫之变，这让他小说的结尾处走上死亡之路。德勒兹随后指出，动物之变要向外界开放。这也就是说，动物之变只能作为中项，要将生成继续下去，不能终结。

生成—动物的居间状态除了意味着生成的无始无终之外，还意味着生成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不能等同于“成为动物”（being-animal）。“成为动物”带有确定性和明晰性，而“生成—动物”却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生成“构成了一个邻近性的和难以分辨性的区域，一个无人地带，一种卷携着两个相邻点或远离点的不可定位的关系——将一点带入到另一点的邻近区域之中”^①。德勒兹还是以兰花和黄蜂为例说明了此种邻近的模糊区域的存在。在黄蜂与兰花的联盟之中，产生出一种共同的中间地带，“它是黄蜂的解域，因为黄蜂生成为一个（摆脱了兰花的繁殖系统的）部分；它同样也是兰花的解域，因为兰花成为黄蜂的一种高潮，并同样摆脱了其自身的繁殖的过程。”^②这个共同区域穿越于兰花和黄蜂这两点之间，它既是黄蜂的也是兰花的解域。生成动物就构成这样一种难以分辨的中间区域。这种中间地带使得不同物种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彼此关系也无法定位。当然，“中间不是均值，它是高速运动，是运动的绝对速度”^③。而只有在绝对的运动之中，在中间，我们才能把握生成。

四 生成—动物的政治

当“生成—动物”为哲学命题的时候，生成意味着异质性的任意连接。从这个层面来看，“生成—动物”代表着一种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生成。可是，德勒兹在《千高原》中又提出生成—动物的政治问题，并指出“所有

①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416页。

②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416页。

③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416页。

的生成都是一种生成—弱势”^①。德勒兹在这里的态度非常鲜明：不存在从弱势到强势的反向生成，比如，从动物到人，从女人到男人，从黑人到白人等。那么，德勒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否与他之前提出的相互生成思想发生矛盾？同时，人与动物、男人与女人、强势与弱势这样的二元划分，是否再次验证德里达对他的质疑？

这里，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维度认识“生成—动物”问题，即哲学维度与政治维度。我们知道，“生成”概念得益于德勒兹早期对尼采、斯宾诺莎、柏格森等人的研究：“生成”意味着以变动反对静止，以差异反对同一，以异质反对同质。同样作为哲学概念的“生成—动物”延续着以上“生成”的种种特性，其主要特征也表现为异质联盟与异质共生。异质联盟可以在任何方向上展开，比如兰花与蜜蜂的双向生成。异质联盟依据斯宾诺莎的理论，从粒子组合的角度考虑生成的可能性，从而打破传统生物学上对物种属类的僵硬划分。从这点上来讲，生成是物种的相互生成，充满着各种可能性。

但是，另一方面，“生成—动物”更是一种政治运动。“生成—动物”概念本身最初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一书中提出时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卡夫卡小说中的“生成—动物”是弱势民族逃逸与抵抗的一种方式，与弱势文学的解域运动紧密相连。而当“生成—动物”成为政治实践问题时，这时的生成就只有人向动物、男人向女人、强势向弱势的单向生成。因为在实践中，无论人或者动物，无论男人或者女人，都不是纯粹的抽象的物种。虽然德勒兹希望瓦解人的主体性，希望逃逸形成抽象线、希望生成“非人”的难以感知者，但是他当然也看到现实中“人”所附着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各种身份、属性等。人与动物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存在着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如果无视他们之间现实中存在的强弱关系，反而会掩盖事实上的区分和压制。“政治先于存在。”^②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说，向动物生成、向弱势生成，才是德勒兹所认可的生成。如果反过来，从弱势到强势转变，那么反而不符合他的“生成”概念。因为无论从哲学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来说，生成都意味着对同一僵化

①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2): 千高原》，姜宇辉译，第412页。

②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2): 千高原》，姜宇辉译，第284页。

结构的解域、逃逸。强势意味着僵化的克分子机器的统治，它对弱势群体进行结构化和组织化。如果生成时从动物到人、从弱势到强势，就意味着自身再次走向克分子的结构化和组织化——这恰恰走向了生成的对立面。

为什么向动物生成意味着向弱势生成的政治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生成—动物，乃是因为动物一直被当作人类的他者。如果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动物”理论置于整个西方哲学语境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立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二元对立。在传统西方哲学之中，动物一直作为人的对立面被建构起来。如果说人代表着理性，那么动物就意味着非理性。人与动物之间的划分同时也建构起人类的中心性和优越性，并预设了人类拥有的统治权力。同时，动物在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划分下，成为不同于人类群体的他者，成为被排斥和被压制的对象，成为沉默的客体。较之动物而言，人类在世界中占据着强势位置，而动物则处于弱势位置。这样的强弱之差也同样体现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之中。与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相仿，男性中心主义以女性为他者建构起自身的优先地位：男强女弱，男尊女卑。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男性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在知识上掌握话语权力，在家庭里拥有主宰特权，而女性无法参政，无法接受教育，只能从属于家庭。依据同样思维，建立起二元对立的群体还有：白人/黑人，西方/东方，成人/儿童，等等。以上的动物、女人、儿童、黑人等都是二元区分的另一项，都是作为优先项的他者而存在，都同属于被排斥和被压制的弱势群体。德勒兹指出，不能从数量上来区分强势和弱势，而应从状态上来界定二者。强势指的是占据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群体，这个群体可能数量很大，也可能数量很小。所以，“少数”可能是强势，“多数”反而可能是弱势。现实中的确如此。就生物而言，人类只是众多物种当中的一支，如今却统治着整个地球。就人类社会而言，统治阶级、特权阶层的数量要远远少于中、下层的群众，却掌握着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

在“生成—弱势”的政治实践中，“生成—女人”对于“生成—动物”来说尤为关键。德勒兹和加塔利特别指出：“所有的生成都开始于并经历了生成—女人。它就是所有其他生成的关键。”^①也就是说，人在生成—动物之

①〔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93页。

前要先经历生成一女人。德勒兹提到,战士要乔装成女人逃逸,战士通过少女的感染而生成动物。^①为什么要首先生成一女人?我们知道,所有的弱势者都面临着强势者的统治和压制:动物面临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压制,女人面临男性中心主义者的压制,黑人面临白人中心主义者的压制。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上述三种强势者,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汇聚于一处:男性统治。男性统治已经将男性的经验、价值、判断设定为人类共同的普遍标准。即便生成一动物,也要先瓦解人的主体性,也即男性的主体性。因此,在所有的生成中,生成一女人尤为关键。生成一女人并不是要重新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建立二元区分,也不是要以女性主体取代男性主体。生成一女人是要逃出二元结构,瓦解主体性,向人的无主体性生成,也就是逃向人在形成男性主体或女性主体的主体性之前的状态。这是一种未成形的、不确定的状态,它打开了通往生成一动物的可能性。

去除个体的主体性——这说明“生成”的政治实践是发生于每个个体身上的微观斗争运动,是分子性的生成。这里有三点必须要澄清。第一,生成不是模仿。这一点其实在上文已经谈过。“生成一动物”不是模仿动物,达到与动物的相似,而是要去除人的主体性,获得动物的某种要素,释放出动物的粒子。同样,“生成一女人”也不是要求男人去模仿女人,摆出女人的姿态,模仿女人说话的方式,或者将自身改造成女人的形体。同时,德勒兹也不觉得将两种性别交织在一起的雌雄同体就是“生成一女人”。雌雄同体依然可能暗藏着双重主体,这其中会有克分子的女人也会有克分子的男人。因此,德勒兹认为,雌雄同体并不比两性分离更为合适。“生成一女人”应该是释放女人的分子性,将之与克分子对抗。第二,“不应该将作为生成或过程的‘弱势’与作为集合体或状态的‘弱势群’混同起来。”^②就像动物会再结域于家庭和国家,女人、黑人、犹太人等弱势群也会在自身之上形成再结域,或听任自身被再结域。每个个体都同时会渗透着克分子之线和分子之线,每个人都会始终面临着重归克分子之线的危险,不仅因为克分子组织之强大,而且因为它给予我们安全感。比如,猫或狗会接受人的规训,成为宠物猫或警犬;女人可能会甘愿归属家庭,相

①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93页。

②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412页。

夫教子；第一世界的黑人可能会响应召唤，成为雇佣军，维护第三世界的“民主”与“自由”。克分子的女人“被掌控于一部二元性的机器之中（它将女人与男人对立起来），被其形式所限定，拥有器官和功能，被指定为主体”^①。很多时候，男权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女性之中。对女性的压迫不仅来自男人，还有很多来自女性自身。所以，即便是女人也要生成女人，黑人也要生成黑人。第三，德勒兹在“生成—女人”的问题上充分考虑到女性被压迫的历史现实，因而对女性主义要颠覆男权统治，建立女性自身主体地位的诉求表示出肯定——“女人必然要实施一种克分子的政治，其目的就在于重新赢得她们自身的有机性、历史和主体性。”^② 实施女人的克分子政治、建立女性主体性正是回应了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成为女人”（being-woman）的诉求。德勒兹在赞同这一诉求的同时，也指出这种做法带来的局限性。如果女性在完成自身主体性的建立之后，仍然将自己局限于这样的主体是危险的。这种主体的运作会陷入克分子的僵化之线，中止其自身的分子性流动。因此，在“成为女人”之后，还要继续“生成”——生成—女人、生成—动物、生成—难以感知……要去除一切主体性，向抽象而充满强度的非人的肉体生成。

结 语

从“生成”到“生成—动物”，从“生成—动物”再到“生成—女人”“生成—弱势”，甚至最后的“生成—难以感知”等，德勒兹思想不断寻求着自身的解域运动，不断实现突破和创造。德勒兹在其晚年的哲学总结之作《什么是哲学》中写道：“思维是在领土和土地的关系当中运行的。”^③ 真正的思想运动就是不断地脱离原初界域，又不断重建领土。真正的思想运动总是朝向外外部，总是有新的生成。“生成—动物”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就展示了德勒兹思想不断运动的生动过程。从纯粹哲学领域内对传统存

①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90页。

②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90页。

③ [法]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 《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第319页。

在论的反叛，到对 1960 年代现实体制和当下僵化理论的颠覆，从哲学思考到对以卡夫卡为代表的弱势文学运动的倡导，再到生成与逃逸的政治实验，德勒兹思想展现出丰富而深邃的褶皱。而人们对他复杂的思想路线的疑惑，对他貌似充满矛盾感的概念所产生的质问，恰恰体现了德勒兹思想本身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这正是“生成—动物”概念所具有的独特魅力。